

第一版 v1.0

mysunge.com

我的男友

Sunge

作者 YYY

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不设版权请随意转发分享

一个标准充电宝的重量，一百八十克。

一个人把所有旧充电宝都留下来以后，它们的重量，二十七公斤。

我第一次去 Sunge 家，看到的是后者。抵押的是前者：每一块电池里，都存着某个已经离开的人最后一次给他的电。

客厅里没有沙发。墙面被敲得斑斑驳驳，像一套还没决定要不要装修的样板间。除了刚收进来的几块新充电宝，其他家具上都落着灰。

我问他，你家怎么弄成这样。

他说，上一位住在这里的人喜欢水泥工业风。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走之前把能砸的都砸了。Sunge 没有修。他说墙还站着，说明功能没有受影响。

他把我的 Hello Kitty 联名充电宝从口袋里掏出来，插上手机。那是我们上次吃饭时我借给他的。

我说，你怎么还没还。

他说，电已经还给你了。壳子只是负责记账。

那天我第一次明白，Sunge 所谓的节省，不是少花钱。是任何东西到了他手里，都要被迫多活一段时间。

后来我数过，书房里有七十三个充电宝。

容量从五千毫安到两万毫安，接口从 Mini USB 一路进化到 Type-C。Sunge 不按品牌分，也不按颜色分。他按人分。

最左边一排是同事的。中间两排是朋友的。最里面那只透明袋子，他不让我碰。

我说，这里面是谁的。

他说，忘了。

他越说忘了，越说明没有忘。

有一个粉色的，表面贴着已经卷边的兔子贴纸。他说，这是一个女孩第一次到他家做客时借给他的。那个女孩后来又爱过很多人，却再没有一个人，拥有她扫过的充电宝。

因为那块电池的芝麻信用太低，二手平台也卖不出二十块以上的巨额消费。

我笑他。Sunge 没笑。

他说，很多男人在恋爱时都会说，以后我养你。真正能做到把你的充电宝养到电芯鼓包的，又有几个。

他说完给所有充电宝排队充电。七十三个指示灯在水泥墙前一盏一盏亮起来。

像一座很小的机场。所有航班都已取消，跑道仍然开着。

我在认识 Sunge 以前，先认识了他的闲鱼。

那时他在网上发过一个秘密：这个时代不用在商场买东西，先让二手平台识别价格。拒绝京东，拒绝天猫，拒绝线下购物。市场价会被砍到怀疑人生。

朋友送礼不要这么做，会失去友谊。

我把那张截图存了下来。

后来见面，我拿出手机问他，这条是你写的吗。

他说是。

我说，那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闲鱼买不到的？

他说，有。

我问是什么。

他说，更便宜的闲鱼。

他把我的手机拿过去，替我把同一件外套搜了三遍。第一次按品牌名，第二次把品牌名拼错一个字，第三次只搜颜色和尺码。价格从两千八降到四百六。

他说，真正的便宜，常常藏在卖家写错的标题里。

我说，那感情呢。感情怎么搜。

他想了一会儿。

他说，感情不能搜。搜得到的，一般都包邮。

我就是在那一刻喜欢上他的。不是因为浪漫。是因为他回答任何问题之前，都会先把运费算进去。

第一次见面，他把头发一丝不苟地三七分，穿了衣柜里最贵的西服。

深红色领带，是他按捺不住的兴奋。他从南边的小城飞到海城，只为了和我高山流水，觥筹交错，诉尽曾经无人可懂的心酸。

我以为他会订一家很难订的餐厅。

结果他带我去了公司附近的肯德基。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叠优惠券，左手抵右手，最后店员还倒贴我们一只原味鸡。

我问，这算约会吗。

他说，当然。

我说，为什么不是单点。

他说，单点是对系统的不尊重。

他把最好的一块鸡肉给我，自己吃鸡翅尖。吃到一半，他接了三个电话，回了十七条消息，还帮隔壁桌的孩子连上了店里的 Wi-Fi。

我问他，你是不是永远这么忙。

他说，不忙。只是每件事都不愿意错过。

离开的时候，他又去柜台要了一只纸袋，把没用完的番茄酱装进去。

那天他请我吃了人生里最重要的一顿饭。

结果是一张优惠券。

甚至，不是单点。

有一天，我问他：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他说，不，你是我的向日葵。

我害羞地咯咯笑，脸颊发热，低下了脑袋。

我以为 sunflower 的花语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后来我才明白，向日葵的花语是：只靠光合作用，也能活下来。

我说，你这是夸我，还是减少生活费。

他说，是相信你有自己的太阳。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给一盆快死的薄荷换土。

花盆是别人不要的，土是楼下绿化带边上捡的，浇花的水是除湿机里接出来的。

我说，这也能活？

他说，不确定。先把成本降下来，生命会自己寻找方向。

第二天薄荷蔫得更厉害。第三天长出一片新叶。

Sunge 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只写了四个字：验证通过。

我把那张照片设成屏保。

后来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会把屏保换掉。和好的时候再换回来。

那盆薄荷一直活着。我们分开以后，它活得比我们久。

—

孙学的第一课，不是省钱。是一个人可以同时成为很多人。

创业最早的时候，Sunge 的公司只有三张桌子。一个叫阿岑，一个叫小卓，还有一个座位永远空着。

客户群里却有财务、运营、品牌、法务、助理和海外同事。每个头像不同，语气也不同。

财务说，已收到。

运营说，马上推进。

品牌说，建议换一个表达。

法务说，本意见仅供内部参考。

后来我才知道，每一个微信都是 Sunge。

他一边谈合作，一边把自己拉进群，再把自己介绍给自己。

忙的时候，他会在两个账号之间互相催。

有一次他忘了切号，用老板的头像说：老板正在开会，我晚点替您确认。

客户沉默了十秒。

Sunge 又换到助理账号，发了一个收到。

我问他，那个空座位是谁的。

他说，留给公司未来最贵的人。

后来团队从三张桌子变成三层楼，那张空椅子一直跟着搬。

没有人坐。

他说，一个公司要给未来留出工位。哪怕未来暂时付不起房租。

有一家小媒体采访 Sunge。预约采访的人和他聊了半天，对方赞不绝口，说孙总的判断让人警醒。

临走前，记者问，孙总什么时候到。

Sunge 说，我不是孙总，我是孙总的助理，余晨。

余晨是虚构的。

后来所有人都叫那个账号小余。小余负责约采访、催稿、改标题，也负责在群里夸孙总。

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承认。

他说，对方如果一开始知道是我，就会准备问题。把我当助理，才会说真话。

我说，那你究竟是谁。

他说，要看群里缺谁。

孙学第二课，就是不要急着成为中心。一个低成本团队的秘密，不是让所有人围着老板转，而是老板哪里缺人就去哪里。

后来小余也有了助理。那个助理叫小林，也是 Sunge。

再后来公司真的来了一个姓林的新人。新人入职第一天，被拉进二十七个群，发现每个群里都有一个比他更早到岗的小林。

他问 Sunge，我用什么名字。

Sunge 说，你用真的。

那是公司第一次有人获准只做自己。

孙学第三课，是网络撕人只能按照咖位，从下往上撕，不能从上往下撕。

简而言之，要撕就撕比自己牛的人。

撕不如自己的人，只会让自己降咖，还会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是非之地。百害无一利。

撕比自己牛的人，公众就会把双方放在同一张桌上。粉丝立场五五开，总能洗一半的人到自己这边。

富贵险中求。黑粉也是粉，不好吃，但有营养。

我第一次听他说这套理论，是在凌晨一点。他刚结束一场争论，手里摇着一杯已经化掉的冰咖啡。

我问，你不累吗。

他说，累。

我问，那为什么还要说。

他说，因为安静也有成本。别人替你解释，价格更高。

他把屏幕推给我看。赞同、反对、嘲笑、误解，像雨点一样往下落。

他说，传播不是让所有人喜欢你，是让他们在忘记以前，先记住。

我说，那我呢。你希望我记住什么。

他没有看屏幕。

他说，记住我回家以后不说话。

那天他真的没再说话。他把手机关掉，给我煮了一碗面。

—

Sunge 对便宜有一种近乎学术的敬意。

同一瓶水，便利店五块，自动售货机三块，批发平台一块二，闲鱼同城自提七毛。

他说，差价不是钱，是信息没有走到你这里。

他带我去自提一把椅子。卖家住在城市另一端，往返车费六十，椅子便宜四十。

我说，这不是亏了吗。

他说，不能只看椅子。我还认识了一条新路线。

那条路线后来真的派上用场。一次大雨封路，我们绕过积水，提前二十分钟赶到机场。

他在车上回头看那把椅子。椅子被安全带认真地系着。

他说，看，知识开始回本。

他拒绝把礼物交给平台估价。朋友送他的东西，他一件也不卖。不是因为值钱，是因为系统只认识价格，不认识谁在什么天气里把它递给你。

他自己的购物账号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一个二手平台。

我说，如果有一天这个账号也没了呢。

他说，那就不买了。

我说，生活怎么办。

他说，生活不是购物记录。

后来我才发现，他把每一笔和我有关的订单都截了图。按年份装进文件夹。

文件夹的名字叫：不可售。

和 Sunge 恋爱时，我们每天吃城里最便宜的凉拌沙拉，在家看老电影。

他说这样可以减肥，也可以练英语。

我说，为什么电影总是黑白的。

他说，版权已经过期。

沙拉吃到第三个月，我的身体开始缺东西。站起来会眼前发白，手也不受控制地抖。

有一次我倒在洗手间。醒来时他蹲在旁边，手里是两块方糖。

他说，含着。

我问，要去看医生吗。

他在手机上看了附近三家急诊的价格，来回比较了两遍，又把页面关掉。

他说，今晚不适合生病。先把这一夜撑过去。

那天我们没有去医院。我含着糖躺到天亮。

他每隔一小时问我一次，还晕不晕。

第二天，他照常买两份沙拉，只给我的那份多加了一颗鸡蛋。

他说，一颗鸡蛋比一张号便宜。

从那以后，他的每个包里都有糖。我问会不会过期。他说，会。糖先过期，说明人撑过去了。

有一晚，他给我发了一段很长的话。

他说，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彼此经历过的岁月都是真实的。这些经历属于很私人的地方，怎么怀念，怎么表达，都不该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话。

网上的揣测与传言，不值得拿身体去相信。

他说，我看你最近睡不好、发烧、情绪波动，我最担心的还是你的身体。你有话就说出来，写好发给我看，不需要让每个人都看见。

很多事说出来，别人会当笑话。最后真正受伤的，往往还是自己。

我看了很久，没有回。

第二天他问，糖吃了吗。

我说吃了。

他问，药呢。

我说也吃了。

他说，那就好。

他从来不擅长把关心说得像情话。每一句都像风险提示，结尾还要附一个执行动作。

我曾经嫌他不够温柔。后来才知道，一个把世界看成价格曲线的人，愿意在你身上不设止损，就是他的温柔。

那天我删掉了准备发出去的一篇文章。

不是因为他说服了我。

是因为他记得我发烧。

—

Sunge 有个只见过一次面的朋友，给他投过很多项目。

从 Sunge 还是小透明，一直投到他成了新闻里那个很难解释的人。

那个朋友可以说是他的榜一大哥。

朋友在一个行业公众号上看到消息，说 Sunge 套现了一大笔钱，立即决定开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旅行：去见 Sunge。

他把头发梳得三七分，穿上衣柜里最贵的西服，从南方小镇赶到海城。

Sunge 请他到公司附近的肯德基，用优惠券吃了一个套餐。

甚至，不是单点。

朋友什么也没问。吃完把下一笔投资的文件拿出来，放在托盘旁边。

我后来问 Sunge，你不怕辜负别人吗。

他说，怕。

我说，那你怎么表现得一点都不怕。

他说，恐惧不能替我签字。

他把合同看了三遍，把最坏的情况写在纸上。纸的背面，是肯德基小票。

朋友走以后，他把那张小票夹进文件夹。

我说，这也要留？

他说，要。很多关系后来只剩数字。得留一个油渍，证明当时有人吃过饭。

创业公司的问题常常是招兵买马。Sunge 说，先别买马，先看每个人能不能多走一段。

他谈合作时会和客户建群，把不同同事拉进来。客户以为那是一支完整团队，其实半夜以后，所有头像都坐在同一张桌前。

阿岑负责国内，小卓负责海外。忙不过来时，Sunge 负责阿岑和小卓。

有一次对方同时三个群里催。Sunge 一只手机横放，一只竖放，电脑上再开一个窗口。

我陪他猛干，给他递水。

他说，我相信新的网络一定是下一个互联网时代。

我说，嗯嗯。

凌晨四点，三个群都安静了。他趴在桌上睡着，脸旁边是一张团队扩招预算。

第二天醒来，他划掉了预算的一半。

我问，为什么。

他说，昨晚已经验证，有些岗位应该招人。有些只是我们害怕忙。

后来团队真的扩大了。每来一个新人，他都会讲那张空椅子的故事。

新人们以为那是企业文化。只有我知道，最初不招人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没钱。

一个人在逆境里，也能迸发无限生机。孙学讲得像方法论。其实很多方法论，只是当年没有别的办法。

认识三个月时，我问过他的过去。

他没有回避。他把旧手机放在桌上，说你可以看。

聊天、照片、没有发出去的道歉，还有一些已经失效的优惠券，全都在里面。

我翻了十分钟，把手机还给他。

他说，不看了？

我说，不看了。

他问，你相信我吗。

我说，我相信你愿意给我看。至于里面每一句话是不是真的，那是另一件事。

他点了点头。

后来别人问我，我是不是握着足以伤害他的东西。

我说，我握着的，是一个人最狼狈的时候相信过我。

那不是武器。

我知道他怎样从一间小办公室搬到更大的办公室，怎样在数字上涨时睡不着，也怎样在数字下跌时假装不在意。

我知道他把真正害怕的事写在备忘录最下面，再在上面盖满工作。

我拥有的，远不止这些。

但喜欢一个人，不是把他的秘密保管到涨价。

是即便感情跌到无人接盘，也不把它挂牌。

—

我们第一次分手，是因为咖喱。

电话里他说，我们的咖位不一样了。

我听成咖喱不一样了。

我忘了那些海誓山盟，忘了他说一生一世只和我一起搭档讲笑话。痛苦得像一道配方被永久下架。

为了挽留这段感情，我在超市买了一只冰冻的鸡。

我想跨过十三个小时的重洋，用高端又朴素的料理技巧，让他回味恋爱的滋味。

非常遗憾，在海关，这只鸡被没收了。

我失去了全部的胜算。

Sunge 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你为什么要带一只鸡。

我说，为了做咖喱。

他说，我说的是咖位。

我们同时笑了。笑完又安静下来。

他说，咖位也可以不一样。搭档不需要排番位。

那次分手只维持了六小时。

被没收的鸡没有回来。

我一直觉得，它替我们付了复合的成本。

第二次分手，还是因为钱。

有人以为我收了钱，有人以为我手里没料。真正让我难过的，是我怎样看待自己。

我曾极其真切地喜欢过这个人。他也把沉甸甸的信任交到我手里。无数日夜的电话，上百条消息，我怎么会没有能把他钉在墙上的把柄。

我知道他在某个时间以前怎样一遍遍计算，怎样在项目失败后转机再走，怎样同时管理几十个账号。

我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有人替他提出过一个数字，说是对我青春的弥补。条件是我替他宣传，推翻过去的言论。

我很容易就相信，那会弥补我的心情。

后来我明白，金额只能修复账户，不能修复叙事。

那些真正不利于他的，我没有发出去。不是因为我贪图他的钱。

我只是始终记得，最难的时候，他把我当成过自己人。

你赌对了，Sunge。

我喜欢你，所以不会真的伤害你。

好吧，这一生，就让你永远欠我的。

从此以后，我们隔着屏幕，像两条都不愿意删除的聊天记录。

分开以后，他把自己扔回网络。

半年不打开消息，再出现时已经和更厉害的人争得如火如荼。

这就是知行合一。

他用自己摇摇欲坠、火中取栗的鲜活生命，给我们上了孙学里最贵的一课。

我偶尔看到别人骂他，会先点开对方主页，判断咖位。

咖位低的，我替他松口气。咖位高的，我知道他大概正躲在屏幕后面笑。

有一天他发了一个秘密：买任何东西前，先让二手平台识别价格。

我在下面问，朋友送礼呢。

他回，别识别，会失去友谊。

我问，前女友送的呢。

他没有回。

那条评论很快被新的消息淹没。

晚上，我收到一个同城快递。里面是那只 Hello Kitty 充电宝，已经充满。

没有卡片。

我按了一下按钮，四格电同时亮起来。壳子边缘有很多划痕，接口旁边贴着一张很小的标签。

标签上写：Y。

—

我带着充电宝去他家。

水泥墙还在，灰更多了。七十三个充电宝少了一只。

我把 Hello Kitty 放回最里面那只透明袋子。

Sunge 站在门口，没有拦我。

我说，为什么寄给我。

他说，物归原主。

我说，你不是说壳子负责记账吗。

他说，账结了。

我问，结清了吗。

他说，没有。只是系统不再提醒。

我们在没有沙发的客厅里站了很久。地上有一把二手平台买来的椅子，系过安全带的那把。

他让我坐。自己靠在墙上。

我说，墙为什么一直不修。

他说，本来想等一个人回来，问她喜欢什么颜色。后来觉得，空着也挺好。

我说，空着有什么好。

他说，空着说明还可以改。

他没有问我会不会回来。

我也没有说。

那天我们一起给所有充电宝充电。

插线板不够，Sunge 从储物间搬出六个。每一个上面都贴着购买日期和到手价。

我负责插线，他负责检查温度。鼓包的放到一边，准备第二天送去回收。

我说，你终于舍得扔。

他说，不是扔。是退出流通。

有一块怎么都充不进去。Sunge 换了三根线，清理接口，又在手心里焐了一会儿。指示灯还是不亮。

他说，坏了。

我说，那就放下吧。

他把它拿在手里，像拿着一块很轻的石头。

他说，它以前救过我一次。手机只剩百分之一，靠它打完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我问，电话打给谁。

他说，忘了。

我没有追问。

他最后还是把那块电池放进回收箱。在标签上写：已尽力。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 Sunge 主动结束一件事。

没有争论，没有热搜，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宣布输赢。

只有一盏灯，没有亮。

后来我偶尔还是会收到他的消息。

不是想念，也不是道歉。是某个平台突然出现了一张特别便宜的桌子，或者某家店的优惠券快过期。

他会说，别买，我只是告诉你。

我问，为什么告诉我。

他说，信息走到我这里了。

有一次他问，我是不是他的优乐美。

我说，不，我是你的向日葵。

他发来一个太阳。

我盯着那个太阳看了很久。表情包当然不需要光合作用，也不会枯萎。它只是一个黄色圆形，服务器还在，就可以一直亮。

我忽然想起阳台那盆薄荷。

我问，薄荷呢。

他说，还活着。

我说，谁浇水。

他说，除湿机。

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聊天框上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亮了三次，又消失。

最后他发来四个字：验证仍在。

—

Sunge 家后来终于装修了。

墙刷成很浅的灰，装了沙发，也给书房做了整面柜子。充电宝被装进透明抽屉，每个格子都有编号。

一个新来的助理负责每三个月检查一次电芯。她不知道那些编号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不能弄乱。

我去过一次。助理叫我 Y 老师。

我说，不用叫老师。

她说，这是孙总交代的。

透明袋子还在最里面。Hello Kitty 充电宝没有放进去。

我问，它呢。

Sunge 指了指自己的西服口袋。

他说，正在用。

我说，这么旧，不怕漏液吗。

他说，检查过。还能用。

他把手机接上。屏幕亮起，壁纸是那盆薄荷。照片里只有一片新叶。

我突然不知道，该把那块充电宝算作谁的。

它从我手里到他手里，又回到我手里，最后还是在他口袋里。所有权反复变化，电却没有分过你我。

我想，也许有些关系就是这样。不能复合，也不能清零。

只能继续供电。

离开前，我问 Sunge，如果当年那顿饭不用优惠券，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他说，会。

我问，哪里不一样。

他说，至少那天会贵二十三块五。

我笑了。

他也笑了。

窗外是海城的夜。写字楼一层一层熄灯，路上的车越来越少。那把系过安全带的椅子靠在墙边，空着。

我想起我们谈过的所有大事。新的网络，新的时代，团队、价格、传播、咖位，以及一个人究竟可以同时成为多少个人。

最后留下来的，都是很小的东西。

一张油渍小票。

一盆靠除湿机活下来的薄荷。

一只没有通过海关的鸡。

一个写错标题才找到的二手商品。

还有七十三块旧电池。

凌晨两点，整座城市没有人需要充电。

Sunge 家里，所有指示灯仍然亮着。

什么都没有浪费。